

走进“学术部落”*

——透视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现象

朱光明

摘要:指出学术分化形成了学界的“部落”景观,而学术论文写作是研究生走进“学术部落”的通行证。认为学术论文写作是一个“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学术实践的过程,其本质是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其方法是不断地写作,而学术想像力则是其创造性的源泉。

关键词:学术论文写作;学术部落;边缘参与;共同体对话;学术想像力

作者简介:朱光明,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合肥 230039。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能够认识到学术论文的意义。学术论文不仅是一种知识生产或科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也是学校院系、科研机构评判学者成就的主要依据,学术论文也因此而标志学者的身份和地位。学术论文在学界如此重要,以至于学界形成了“要么出版,要么出局(Publish-or-Perish)”这样的潜规则^[1]。

作为未来的学者,研究生学习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训练就是学会写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写作不仅是他们作出学术贡献及展示个人才能的主要途径,也是他们获得学位、走进学术界的必要能力。学术论文写作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本文拟借助人文学、社会学等相关概念,从现象描述的视角对研究生学习学术论文写作的过程进行描述,希望通过描述揭示学术论文写作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引发读者对学术论文写作经验的反思。

一、文化景观:走进“学术部落”

学术分化和学科专业化使得学术界形成了“乱像迷人”的景观,这让初入学术界的研究生常常“摸

不到门槛”。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发表的“两个文化及科学革命”演讲中就指出学术分化所造成的矛盾:学术文化已经形成了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一个是人文的,一个是科学的^{[2]26}。两个文化之间常常因为不理解而相互攻击。实际上,学术的分化何止“两种文化”呢?帕森斯(T. Parsons)就指出,至少还有一个“社会科学文化”,即“三种文化”^{[2]53}。比格兰(A. Biglan)则从学科的角度对专业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他通过对学者们的调查,针对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问题的特点,按照三个维度对学科进行绘制构图,即硬科学对软科学、纯科学对应用科学、生命科学对非生命科学^{[3]36}。托尼·比彻(Tony Becher)等在比格兰的分类基础上,根据学科认识论特点,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四大类别,每一类学科都有相应的学科为标准,例如代表纯硬科学有物理学;代表纯软科学有历史学、人类学;代表应用硬科学的有机械工程学、临床医学;代表应用软科学的有教育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等^{[3]38}。而这些也只是从大的方面来区分,各个学科文化内部还有很多细分,而且还涉及到各种交叉

* 本文系安徽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研究成果。本文中的“研究生”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方向的研究生,也包括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新手。

学科等。如今,处在学术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即使相同学科门类或专业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学科或专业内还有不同的亚文化或学术圈。

克拉克概括了学界学科分化形成的文化现象:学科的亚文化围绕各个学科周围日益形成。随着学术研究、学术观点的不断专业化,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们无论是在研究背景方面还是日常问题方面,共性越来越少。他们没有相互交流的冲动,当然也没有能力这样做……社会学部落的学者很少涉足物理学家的领地,也不知道他们的研究内容。……学科带着独具特色的亚文化,以独立的状态存在^[34]。

学术分化使得学科之间彼此隔离,很少交流。由于这些特征与部落极其相似,故托尼·比彻称其为学术部落。学术部落内部共享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资源,他们与其他的部落却很少往来。他们形成部落的基础就在于他们是在同一块知识领地上进行生活与劳作。学术部落可以使用驱逐非法移民的各种策略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保护自己的学术领地。而要被接纳为学术职业特定部门的成员,不仅需要足够的专业技能水平,还需要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群体,并遵守它的各种准则^[35]。要加入这样的群体,立志成为一名完全合格的成员,就必须学习遵守该群体基本的文化规则。研究生作为学术新手,只有熟悉这些知识才能够顺利地或很好地理解并进入到这个群体之中。

二、学习写作: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研究生要走进学术这个部落,学术论文写作对他们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学术论文不仅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学术训练,也是他们进入学术界的通行证。研究生只有写出像样的学术论文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承认。学术论文写作既是一种探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他们真正参与学术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过程。“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是J·莱夫等描述学徒情境学习的概念,它表示一个学习者参与专家的真实实践的特殊参与模式,是学习者在专家的实际作业中不断增强其对参与角色的接近^[44]。研究生学习就是这样一个师徒学

习的过程。

“合法的边缘性”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它暗示着包含权力关系的社会结构。和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不同,学术界有着自己的结构,这里往往都是以学术成就及学术权威为中心。研究生初入学术界就被纳入到这样的一个结构系统中。虽然是其合法的成员,但研究生却处于边缘地位。“边缘性参与”表明的是学生初入学术界和他们在学术界的位置以及他们参与学术活动的特点。“边缘性”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术语,相反它是一个积极的概念,与它相对应的是对“进行着的活动的不相关性或非相关性”。“边缘性参与”是学习者从边缘参与走向充分参与的过程。研究生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参与到学术群体中来,如参与导师的课题或自己设计申请课题,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参与交流研讨,包括课程论文的写作等。在边缘参与中,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学术情境中,投入到这些情境得以产生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世界中。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学习已经在参与中发生。正是通过边缘性参与,他们逐渐融入到学术部落中,学会了其中的语言和规则,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学习就这样发生了。

作为“边缘性”向心的学术权威既可以是某个权威人物,如导师或学术共同体中的其他学者,也可以是某些理论或知识本身。总之,它是在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学习资源、课程或知识、理论,是牵引学生学习的中心。在实践的情境中,“学习不是复制他人的作品而进行的,也不是通过获得教学中所传递的知识而进行的,学习是在周边共同体的学习型课程中通过向心参与而发生的。”^[44] 学术论文写作是学生参与实践的组成部分,是对实践中各种问题及对话的周密思考。它将为以后持续地参与学术活动或学术对话奠定基础。这也是他们在共同体或专家的实际作业中不断增强自身角色参与的过程,是逐渐走向充分参与的最重要的步骤。

“如果学习是对于实作的不断了解,那么,最有效的学习便是实作,而不是空谈。”^[47] 论文写作就是一个实作的过程,是参与学术生活的过程。如果学生准备或希望把学术作为生涯,那么多在研究活动中积累这样的经验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三、学术论文:共同体的对话

学术研究最根本的是交流^{[3][10]}。研究生学术论文的写作本质上是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之中。“对话”是学术活动的特点,也是共同体的特征。“共同体(community)”这个概念在其最初的发明者滕尼斯那里指的是以血缘、感情、伦理等为纽带连接起来的熟人社会,是一种封闭性的生活圈子^[5]。然而,现代意义的学术“共同体(community)”主要体现在沟通交流上(这个词本身就含有“commune”的意义)。由于现代交通、通讯及媒体打破了共同体的时空限制,使得其成员可以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如J·莱夫、E·温格所指出的,“‘共同体’这一术语既不意味着一定要是共同在场、定义明确、互相认同的团体,也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看得见的社会界限。它实际意味着在一个活动系统中的参与,参与者共享他们对于该活动系统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他们所进行的行动、该行动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对所在共同体的意义有关。”^{[4][5]} 学术论文写作是最广泛的参与学术对话的形式,因为通过不同地域学者的学术论文,学者们就能够了解学界的声音或学术兴趣或研究进展。

学术是一种延伸的对话^{[6][9]},它建立在一定的共同基础之上。学术共同体成员只有通过阅读相同或类似的文献及相关的理论基础,有了相应的背景及话语语言方式,才能够很好地进行对话交流。因此,阅读相同或相关的文献就成了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工作。阅读这些文献实际上也是在和前人对话,或与已有的研究及当前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对话。研究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已有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够参与到学术对话当中。否则,不是孤陋寡闻,就是闭门造车,抑或成了自说自话,不仅难以被学界理解,也很难获得学界的承认。当然,阅读或学习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听从,但也不能一味地固执己见。对话需要一种敞开的心态和倾听的态度。

参与学术对话的基础在文本,但我们要意识到,在任何活跃的探究领域,当前的知识基础并不在图书馆里——而是存在于大学研究者之间看不见的非正式合作中。一个领域内正在发展的知识基础往往

存在于未发表的论文中、会议的演说中、讨论的手稿中、备忘录中、正在撰写的论文中、授予的申请中、私人信件中、电话中、电子邮件中,以及会议中心走廊、饭店、旅馆和酒吧的谈话中^{[6][44]}。为了能够获得这些偶然的资源,研究生必须到这些活动现场去,参与这些对话,这样才能够把握到最前沿的知识。了解目前研究领域现状的最好方法是加强与导师的联系,他们了解该领域,而且他们也正在提出并努力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经常和同伴交流,听一听专业方面的讨论,参与研究项目,听讲座,参加学术会议,交流论文,以及和其他机构的老师或学生通信,这些都是理解研究现状的方式。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获益通常取决于对该领域有足够的知识。

在参与对话时,要善于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讨论,或者提出批判。研究中我们知道得越多,学到的就越多,对话也将更加深入。

四、文本世界:黑暗中的写作

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要创造一个文本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文本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的困难只有在写作当中才能真正体会到。

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工程。写作需要我们把流动、零散的思想变为凝固、系统的理论文本。然而思想理论并不是以系统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脑海,很多时候,它们只是以零星的方式在我们的脑海中闪现。我们需要以文本的方式将它们捕捉住并系统地表达出来。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了好的想法或深刻的洞见,有很强烈的写作冲动,但一拿起笔或一坐到电脑前,就会眼睁睁地盯着空纸或显示器一坐几个小时都无法将其表达出来。我们希望用语言捕捉我们看到的,但语言却常常不听使唤。我们明明看到了,但是当我们欲将其落实到文本中时,它们常常逃离了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奥菲斯(Orpheus)历经重重困难将妻子尤丽黛丝(Eurydice)从冥界带回世间的那一刻:当他想回头看看妻子的时候,她迅速地消失了。“奥菲斯就是作者,尤丽黛丝就是作者作品中寻求或渴望的神秘意义”^[7]。这个情境能够表达写作和我们要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试图用文字捕捉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想

写下我们的灵感的时候,它似乎很快就远离我们而去。学术论文的写作似乎都是这样,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看通透知识本身,因此,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看,并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表达出来。写作似乎是在黑暗中寻找意义。

写作是和自己的思想战斗,它考验我们的意志。写作不是简单地将思想诉诸于文本的手段。写作就是一种思考,或更慎重地说,写作就是一种思考形式^[8]。写作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潜下来,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思考,深入地思考。研究中的很多困难并不是在写作之前就可以知道或预料到,而写作就是发现思考内容的最好的方法,因为写作可以发现思考上的断层。而这种断层的补充与完善也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说明、描述、论证,只有落实在文本中时,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写作提供我们基于文本的反思,将我们与知识分离然后又使两者相对,将我们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分离然后将我们的思想与直接行为分离,从我们的具体参与中抽象我们的生活感受,又使这感受客观化”^{[9]171}。

论文的写作还包含着不断的重写与改写。论文是在不断的修改中完成的。对于已经完成的论文,当我们重新阅读的时候,有时候会惊讶自己竟然有这样的卓识和洞见,竟然能够写出这样完美或富有深意的语言!有时候也会感到惶恐和不安: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或写出如此荒唐的内容!于是,我们修改或重写我们的文本。我们会不断地选择保留、重写或改写……论文逐渐被完善。正是在这重写或改写过程中,我们的论文渐渐形成了。重写和改写也是在和可能的读者进行深入的对话,或者是在自己在进行对话。

写作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罗兰·巴特说,(人文科学中)研究就是写作,写作是研究的基本内容,“写作不仅仅是展示内在的知识,而是真正和我们周围世界接触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就是写作。”^{[9]237}

五、知识创新:学术的想像力

学术论文写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论文需要创新或富有新意,这样才能给人类的知识大厦添砖加

瓦或激发思考。学术创新并非要求都进行范式革新,或“哥白尼式的革命”。创造性是能够独立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它和想像力有关^[10]。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既不是源于方法也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来自“学术的想像力”。如韦伯所说,即使商人或工业巨子如果没有“做生意的想像力”,也永远不会在组织上真正有所创新^{[11]99}。

社会科学“想像力”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米尔斯(C. W. Mills)。米尔斯指出,对于这个术语,政治学家建议应该有“政治学的想像力”,人类学家建议有“人类学的想像力”,等等。但无论什么术语,其核心思想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12]3};或者说是“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是理解在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和在个人周围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的能力”^{[12]6}。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具有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人能够看清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12]3}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很容易被各种信息所淹没。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们需要借助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才可能获得对周遭世界及其自身清晰的认识。然而,学术想像力只会建立在大量常规研究的基础之上。例如,当我们有了一些模糊的形象和构想,一定要将它们整理出来。那些原始的想法,几乎总是通过这种形式出现的。我们可能是漫无目的地读书,但如果我们的脑中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会不时地侵占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就成了对这个问题的寻求。同样,当我们有了一定的问题意识或者研究目的,这时候,再去读书就不再是漫无目的了。我们有了读书的目的。这样说起来很危险,似乎我们读书都是为了写什么东西。但这就是学术研究^{[12]211-245}。

学术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我们需要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那些有名望的思想家并不把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割裂。他们舍不得冷落任何一方面,以

至于不能容忍这样的分割,并且要力图使两者相得益彰。”^{[12][21]}为此,研究者有必要建立一个学术档案,即记日记。或用马克思韦耳的方法,就是写“备忘录(memo)”^[13]。在这个档案或备忘录中,个人体验和学术活动相辅相成,进行中的计划与尚在进行的计划密切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尝试将个人体验与正在从事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人文社会研究从不拒绝运用自己的体验。很多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正是源于这些个人经验。“能够信任自己的体验同时又不盲从,这是一位成熟的治学者的标志。”^{[12][21]}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的体验,哪怕是最末微的体验。有时候,阅读一本毫无价值的书,还不如把自己的经验整理出来。

学术档案不仅能帮助我们捕捉灵感,还能够使我们养成反思和写作的习惯。但我们需要坚持维护和更新,进行整理,定期回顾。当有了一定的想法之后,就要拟定一个写作提纲,并着手写下我们想要写的东西。在这期间,我们要经常检查自己的学术档案,不仅包括那些与主题相关部分,还包括那些看起来毫无关系的内容。想像力常常成功地将没有联系的经验联系起来,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在重新安排学术档案的时候,你会发现想像力被不断地激发出来^{[12][21]}。

六、小结:走进“学术部落”的焦虑与困惑

学术世界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和想像的世界。因此,它吸引了很多聪明的大脑投身于其中。然而学术探究也是一项冒险或有很大风险的事业,它需要大量的投入和付出。很多时候,这些付出并不一定能够换来相应的回报,甚至毫无成就。

和其他行业一样,学术世界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尤其是对于初入学界的新手研究者,这种竞争显得更为严酷。因为新手处于学术部落的边缘,要想真正走进学术部落,成为其中一员,则需要更大的努力。而能够写出学术论文,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能够发表的论文,是新手研究者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学术论文的发表不仅是对研究或思想的一种承认,也是对学者身份的认同。尤其是在现代量化评价体制下,学术论文又和很多物质利益,例如和奖学金、毕业、晋升以及工作等等

联系在一起。写不出学术论文或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仅涉及到学者身份的认同及自我成就感的问题,而且还会影响到毕业或就业等生存问题。

面对身份危机及生存压力,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就可能会出现。如抄袭、剽窃,编造事实或在实证研究中篡改数据等。这些不仅违背学术道德,也违背学术的科学原则。新手研究者要认识到,在学术研究中,任何欺骗,无论大小,都会侵蚀并危害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也败坏了学术本身。学术界的欺骗被发现、被抓住,将会招来严重的后果。新手研究者更需要记住,学术作为人类集体事业,它的基础既不是智力也不是技巧,而是真诚^{[6][23]}。那些真正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人,在学术研究中会保持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态度,而不是图求利禄或技术上的成功^{[11][102]}。

参考文献

- [1] 阎光才.“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研究型大学内部的潜规则?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9(2): 1-7.
- [2] 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3] 比彻.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 陈洪捷, 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 J·莱夫, E·温格. 情境学习: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M]. 王文静,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5] 赵健. 学习共同体: 关于学习的社会文化分析[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8.
- [6] 劳伦斯·F·洛柯, 等. 如何撰写研究计划书[M]. 朱光明, 等,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7] Van MANEN M. Writing in the dark[M]. The Althouse Press, 2002: 243.
- [8] 质性研究写作[M]. 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8: 36.
- [9] 范梅南. 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M]. 宋广文, 等,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 [10] 大卫·希尔弗曼. 如何做质性研究[M]. 李雪, 等,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59.
- [11] 韦伯. 韦伯论大学[M]. 孙传钊,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12] C·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M]. 陈强, 张永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3] 马克斯韦耳. 质的研究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 [M]. 朱光明,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9.

(责任编辑 刘俊起)